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. A dark, thick ink branch curves from the top right towards the center. In the upper left, a dragonfly is depicted with delicate, translucent orange wings and a dark body. The rest of the page is filled with fine, light ink strokes that suggest reeds or grasses.

李燕

李燕 徐德亮 著

聊齋
自序

北京大学出版
PEKING UNIVERSITY P



李燕

李燕
徐德亮 著

聊齋
自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燕聊齐白石 / 李燕, 徐德亮著. —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7.1

(沙发图书馆)

ISBN 978-7-301-27710-2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②徐… III. ①齐白石
(1864-1957) — 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5596号

书 名	李燕聊齐白石 LI YAN LIAO QI BAISHI
著作责任者	李 燕 徐德亮 著
责任编辑	艾 英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301-27710-2
出版发行	北京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网 址	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电子信箱	zpup@pup.cn
电 话	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6467
印 刷 者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者	新华书店
	170毫米×240毫米 16开本 17印张 252千字
	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6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此书缘起

聊聊齐白石老人，好大题目！

齐白石是近代中国到现在为止，影响最大、名气最大、政治地位最高、拍卖场上画价最高的大画家之一。向世界介绍中国的艺术，介绍中国的绘画，绝不可能绕开齐白石。我们自己学习中国的艺术，学习中国的绘画，也绝不能躲开齐白石。

我没说齐白石的艺术水平是最高的，那是因为自古以来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”，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不同，审美水平也不同，都有自己心目中的“最高”。但我要说齐白石是20世纪中国画水平最高的几个人之一，除了故意想“领异标新”者之外，大概没有人会有什么异议。齐白石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人之一，你可能不熟悉他的长相，但不可能没见过他画的或者按他的风格画的虾和螃蟹，不可能没见过他的风格的青蛙、蝌蚪和小鸡，这些也是中国近一百年来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的国画艺术形象。

但我们对齐白石真的熟悉么？我们只知道他画虾，他的虾是怎么画出来的？是在什么情况下创造出来的？有什么独特的用笔方法？不同年代的虾画得有何不同？甚至，他究竟爱不爱画虾？这些问题肯定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上来的。

他还画过什么？他画画的方法、步骤是什么？他用什么样的笔和颜料？他有什么画画的“秘方”？他怎么教徒弟？这些问题好多国画专业的学生也不一定说得上来。

这都是专从绘画上提出的问题的。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些，从历史的角度看：这位活了97岁、“历经三朝”的老人，这位留下了

30000多件书画作品，每件都价值不菲的老人，这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审美自己却一直粗茶淡饭的老人，他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精彩，或是怎样的无奈？他和那些在历史的星空上闪烁着异芒的大名人们有什么样的交往？他在动荡的岁月中，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映射在了自己晚年安静的画作中？爱读历史的人，爱听故事的人，对这些都会非常感兴趣吧！

我从小学画，但那时候能见到的《齐白石画谱》，不过是小三十二开，只有几页彩色，大部分都是黑白页，薄薄一册。而且因当年的印刷技术所限，画面几乎看不清楚。虽然小时候连脸盆上、茶壶上、枕巾上都是齐派风格的画，但想看看清楚点儿的真迹，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连画册都如此，齐白石的人物志传、传说故事当时更难搜集。直到上大学之后，所见也不过《白石老人自述》和张次溪先生写的《齐白石的一生》这两本。

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，书画市场火热，齐白石成了拍卖市场上最大的“明星”，真迹屡屡拍出天价，赝品甚至拍得比真品还贵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发展，各种齐白石的画册，高清大图，一套一套地出版。各种介绍齐白石、研究齐白石、辨伪齐白石的书也一本接一本地出。这都是画界幸事，学界幸事。但我再学齐派画作，再了解齐白石，已经不用只限于书本了。因为，我已经有幸于2010年拜在了清华大学教授李燕先生门下学画，得以窥见中国大写意画的门径，更可亲耳聆听恩师讲述他的父亲李苦禅先生与白石老人的交往，聆听恩师自己与白石老人的缘分。

因为我从小就学齐派水墨画（现在教儿童画都是按齐派的路子教，因其似乎“简单”“程式化”），觉得越画越空，不知道怎么进步。当我第一次拿着我画的虾向李先生请教时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：“我绝不是对齐先生不恭，我也知道齐先生水平高，但您得告诉我，我画的虾比齐先生的虾差在哪儿？”恩师如果不是见我诚挚，又因我是说相声的，有所原谅，大约第一天上课就要“逐逆徒出师门”了。

因为齐白石的大弟子是李苦禅，李燕先生是苦禅先生的公子，我

是李燕先生的徒弟，我这等于是徒弟第一天上课就要比量师祖，确有点儿“大逆不道”的意思。

但我也因为确实想进步，才有此一问。因为学写意画，如果走的道路不对，是很容易眼界低下，不知道如何进步的。但以我当时的水平，恩师还真不好跟我解释。就像如果有中学生跟我学相声，照着侯宝林先生的录音，模仿个八九，然后问我“我知道我肯定比侯先生差得远，但是我和录音都这么像了，我比侯先生的相声差在哪里呢”，这个问题也是不好回答的。

恩师在这四五年中，对我悉心指导，我的画艺和自己相比也是日渐精进，就觉得齐先生离我越来越远——自己越长进，就越知道齐先生有多伟大。最让我觉得兴奋乃至庆幸的是，恩师指导我走的路是正确的。他的父亲李苦禅，从24岁起拜在白石门下，几乎每天伺候白石翁作画，目所见，耳所听，都是齐翁对画画一道的正确见解和真实方法。恩师从50年代学画，直到1983年苦老去世，一直没离开苦老，这种正确的见解和真实的方法自得真传。恩师对我们这些学画的弟子，也是因材施教，毫不保守，所以，我希望我们这些徒弟，也能把这些正确的见解和真实的方法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。

更为可贵的，恩师在示范教学中，纵横捭阖，广征博引，很多他与白石翁的故事，他父亲与白石翁的故事，他鉴定白石书画的故事，往往一边笔下示范，一边顺口而出。他是真正见过白石翁的，他自己又是书画高手，世家出身，和齐家这么多年没断联系，可聊的太多，多是各类书中未见的。我是顾了笔头顾不了口头，每次上完课，课后要记的笔记都不少，而且老觉得颇有遗漏，非常遗憾。一直觉得，如果有时间让恩师系统讲讲齐白石，那就太好了。

机会来了。2015年，我主持北京文艺广播FM87.6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的《艺海说宝》，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，都是我主讲的收藏故事。每天讲一个小时，量太大，做了半年之后，肚里“存货”有限，嘴里口水渐干，越来越累。我忽然想起，早在2011年，我在做北京交通广播《徐徐道来话北京》的时候，就曾经采访过恩师，请他讲他们父子和

侯宝林先生的故事。恩师的讲述故事性强、逻辑清晰，而且颇富技巧，贯口张嘴就来，包袱笑料不断，颇受听众好评。干脆，我请恩师系统讲述一下白石老人吧！一方面可以解我之难题，另一方面保留了资料，而且听众一定爱听，于收听率颇有帮助，又正是收藏的正路。于是，我向恩师提出了要求：“我每周来采录您一次，您聊聊齐师祖。”关键是，“栏目组经费有限，一分钱给不了您”。恩师欣然应允，明确表态：

“当年齐爷爷收我父亲登堂入室，都不收一文学费，我如今弘扬齐爷爷的艺事，乃徒孙本分，岂可谈一个‘钱’字！”

于是，就有了大约从3月到9月，每周一晚上的《艺海说宝》恩师聊齐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。不但观众爱听，连栏目组的录音师都迷上了去先生家采访，因为除了听故事，每次还能开眼。恩师会拿出讲解的诸如齐翁真迹、文玩古物等让我们同观。到9月的时候，《艺海说宝》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多，换言之，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，全北京只要是开着的收音机，四台中就有一台在听这个节目。您看看那个点儿北京的路上堵着多少车，就知道有多少人在听。这么好的成绩，恩师的“李燕聊齐白石”功不可没。

但广播的局限性在于看不见，恩师讲的一些有关齐先生的真迹等需要看的东西，听众看不见，就觉得不过瘾。我也觉得这么好的内容，如果不出书，只让它存在于电波之中，未免可惜。于是，我把它整理成文，恩师看过，又补阙正误，多所增益，把大量家藏和亲友藏的齐白石真迹以及独家照片、相关文物一并附图于其中，辑成此书。

此书的价值，在历史爱好者看来，是细致完善的“口述历史”；在书画研究者看来，是研究齐白石，尤其是辨伪方面的宝贵资料；在国学继承者看来，是学习中国画，做好中国人的正路。

单就书画学习者来说，这本书简直就是清华名师的美术公开课。就像书里提到：当年许麟庐先生学画，有白石老人这样的宗师当老师，有李苦禅这样的大助教在旁边帮忙，那能学不好么？可以类比，有李燕先生这样的老师，再有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徐德亮这样的助教，对您能没帮助么？哈哈！此为笑谈。

此书出版，应当感谢《艺海说宝》栏目组张世强、郝冬梅，感谢北大出版社我的同窗艾英。北大毕业生采访清华名师，再由北大出版社结集出版，亦是两校间的一段佳话！

徐德亮

2015年11月4日于狸唤书屋

目 录

第一聊

那年我9岁,师爷92岁 1

第二聊

谁是“大匠”?鲁班爷 25

第三聊

世人只知余画虾,冤哉! 39

第四聊

画荷花,苦禅来 59

第五聊

老爷子,您长牙了 89

第六聊

你的房子在日本,我的房子在中国 101

第七聊

虎威上将军,边款:白石 115

第八聊

抗战胜利后的齐徐二位大师 139

第九聊

你又来要偷我印泥么? 153

第十聊

真喜欢的真买得起 179

第十一聊

女弟子们 197

第十二聊

人间竟有这等绝色女子 2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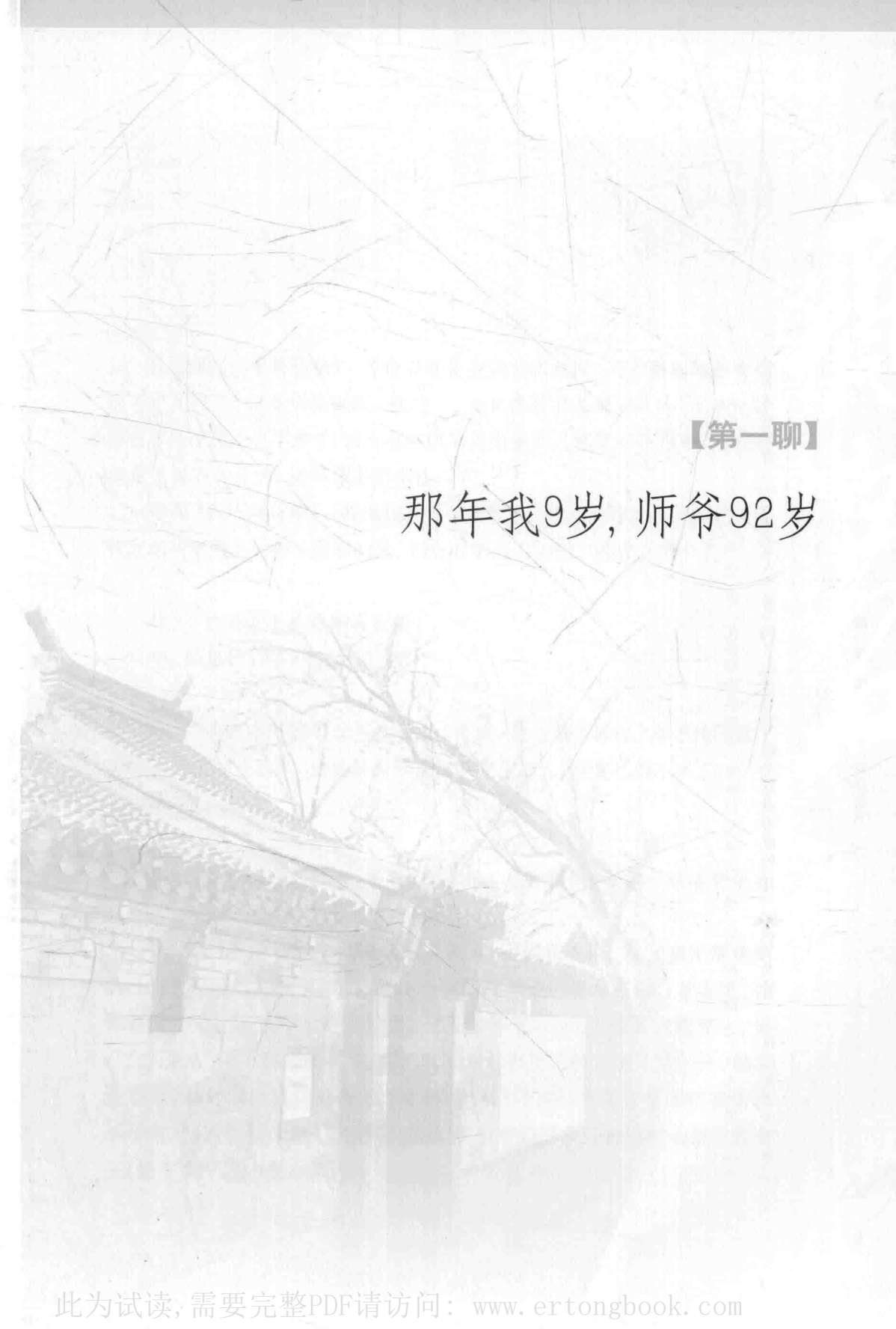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三聊

待我杀了你吧! 229

第十四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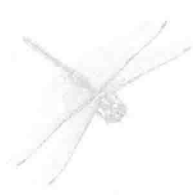
最对得起齐家的就是苦禅师兄 249

后记：谈聊天 263



【第一聊】

那年我9岁，师爷92岁



我10岁。白石老人是88岁。父亲带着我进去，我按照父亲的叮嘱，进门就先鞠一个特大的躬：『齐爷爷，过年好！』白石老人一看，问：『苦禅啊，这个娃是谁家的娃？』我父亲说：『这是我的孩子李燕。』

徐德亮（以下简称徐）：齐白石老先生是艺术巨匠，对中国画的影响远远不止几代人，但是余生也晚，没赶上。但我想就算是够岁数的，现在见过齐白石先生的人也不多了，因为当年能见到先生的人肯定不会很多，您在当年是见过齐先生的，请问您是哪年生人？

李燕（以下简称李）：我是1943年生于北京。所以我的父亲苦禅老人给我起名叫李燕（一声），燕京的燕，别念成李燕（四声），那成女孩子了。

徐：齐白石先生是哪年去世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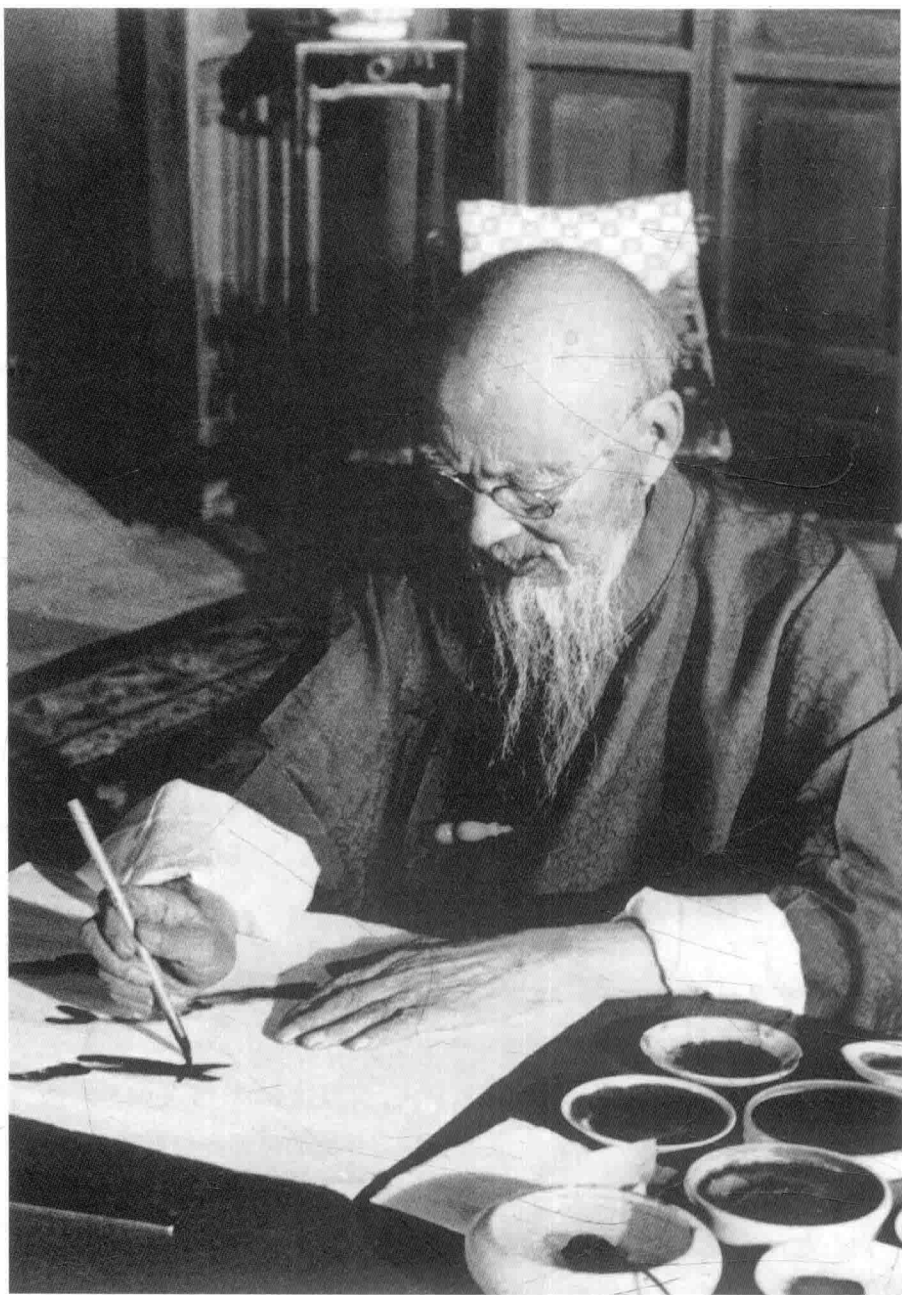
李：他是1957年9月16日过世的。

徐：齐先生当年就是世界知名的大画家，他的地位再加上年岁的问题，现在见过齐先生的人，尤其是画界见过齐先生的人，肯定已经不多多了。

李：很少很少。

徐：所以我想请您聊聊，当年，您是怎么见的齐先生？第一眼看到他有什么感觉？当年您父亲怎么把您带到齐家的？

李：我对我师爷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，可以这么说，我父亲平常谈到自己的艺术经历和教学，举的例证最多的就是他的恩师齐白石老先生。他称齐白石先生从来不直呼其姓名，总是称老先生、先生或者齐老先生，连“白石老人”这么称呼都很少，可以讲他对白石老人敬若亲父亲一样，确实是恩师。他经常给我讲到齐爷爷如何，齐爷爷如何，当年齐爷爷跟我讲什么什么。所以在我没见过齐爷爷以前，齐爷爷的形象好像在我心里已经有了，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家。



齐白石在作画

当然那时候我太小了，孩子太小，一般大人不愿带出去，带出去丢人现眼，尤其是我小时候不是好孩子，特淘气，淘气得都出名了，所以我父亲去齐老先生家肯定不能带我去。慢慢地长大点儿了，懂点儿事了，那年大概是9岁，我父亲说：“你不是老想见你齐爷爷吗？快过年了，我带着你到跨车胡同见你齐爷爷，给他拜年。”我怯场，没出去过。我说：“见齐爷爷我说什么啊？”他说：“到那儿你就记住别多说话，先鞠一个大躬，‘齐爷爷过年好！’他要是送你点什么……”——老年间特别兴送压岁钱——“你双手接，退回来再鞠一个大躬，还是那句话，‘谢谢齐爷爷！’别的说多了你也记不住。”就这样，带着我就去了。

徐：当时您是几岁？

李：我9岁。白石老人是92岁。到了跨车胡同一看，白石老人家里，一到过年，去的人真是鱼贯雁行，门就甭想关了，就开着了。进去以后屋里已经站满人了。那时候老师如果坐着，弟子们一般都是站着。他坐在常坐的藤椅上，那真是仙风道骨，甭问这是谁，这人准是齐爷爷。

父亲带着我进去，我按照父亲的叮嘱，进门就先鞠一个特大的躬：“齐爷爷您过年好！”白石老人一看，问：“苦禅啊，这个娃是谁家的娃？”我父亲说：“这我的孩子李燕。”“我没得见过，过去来的不是他？”我父亲说：“过去来的是他哥哥李杭，杭州生的叫李杭，这个是北京生的叫李燕。”

“这个娃过来。”白石老人一招手叫我过去，左胳膊搂着我，右手就掏腰包了。一包一包的压岁钱，老人早就准备好了。拿出一个红包来给我，我赶快双手接过来倒退三步又鞠一个大躬：“谢谢齐爷爷！”老人还挺高兴，就招呼老尹。

老尹这个人其实很有文章可写，他是一个清末的太监。清代一灭亡之后宫里好些太监、宫女都遣散出来了，这些人有的命运很惨。过去都是家里穷得不得了，才把自己家的小男孩送出去交给太监们，净身，做手术，成了小太监，归大太监管。大太监们想法把自己培养的小太监，插到宫里的内务府，这样他在宫里的势力就大。老尹学得挺伶俐的，可是没进宫呢，清

朝灭亡了。这样的太监一般出来以后没有人认，没有人管。一般家里都觉得这是耻辱，子侄辈的都不管他们。

徐：老尹还没进宫呢？

李：没有，但是怎么伺候老爷子，宫里有什么什么规矩，他全都懂。

徐：那难道还有有人认有人管的太监？

李：有啊。里面有的比较红的太监出来之后，外头有拉洋车的，因为他们可挣了钱了。一看这太监出来，过去就称“爷”，这爷那爷的。其实太监不应该称爷，应该称老公，现在一说老公是丈夫，北京人以前管太监才叫老公呢。拉洋车的一看阔太监出来了，赶紧就过去，“爷，您上车，我养着您”。

徐：拉洋车的拉太监？

李：知道他也没地方去，拉到家里伺候着。宫女可得拉岁数大点的，要不回家媳妇不干。好，养这太监可不白养，这些太监从宫里带出来的东西都是稀世之宝。太监那时候在宫里偷宝贝，看金银都跟看铜铁一样，金银都不偷，偷的都是稀世之宝。建国初期成立过一个组，陈毅直接领导，动员这些老太监向国家献宝，献的太多了。

老尹呢，他就被白石老人收容了。老尹就是一辈子伺候齐老先生，各方面来说是非常地伶俐周到。你想他是学过伺候皇上的，称皇上是老爷子，他称齐老先生也是老爷子。

当时白石老人招呼老尹，一示意，意思就是把那边那个纸卷拿过来。老尹拿过来当场打开，四尺三开的一张画，画的什么呢？天上飞的鸽子，底下一个篮子，装着俩柿子俩苹果，题的篆字“世世太平”，这是用柿子苹果的谐音。

当时世界上有一场运动叫世界和平运动。因为大伙认为二战结束以后，现在冷战开始了，就怕什么时候起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大家都呼吁和平，这是那时候世界的大形势。就在世界和平运动中间，毕加索画了一个白和平鸽，成了会徽了。有人说：“齐老爷子，你也画和平鸽呀。”他说：“我以前



齐白石与梅兰芳合影

没有画过和平鸽。”现在有人找我鉴定，拿出来齐老先生一九四几年画的鸽子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徐：那肯定就是假的呗。

李：反正白石老人基本上是在1950年以后才画的鸽子。他确实是大师，他说：“我没画过鸽子，我得养几只鸽子看。”这事梅兰芳先生知道了。梅兰芳跟白石老人可不是一般的关系，他们之间太亲密了。梅先生说：“老人家您要看好鸽子，别到别的地方去看，您到我家看，我那儿有好鸽子，都是名种鸽子。”梅先生说话，温文尔雅。

就这样，白石老人就去梅家看鸽子，他就老看，老不动笔。后来我师叔许麟庐说：“您别天天去梅先生家看了，我给您买几只在家里养着吧。”他这一看，把鸽子的最美处全抓住了，一画就美，他后来得世界和平奖跟这不无关系。